

广艺舟双楫(外一种)

康有为 著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

国学基本文库



广艺舟双楫（外一种）

康有为 著
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艺舟双楫 (外一种) / (清) 康有为著; 姜义华, 张荣华编校.
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0

(国学基本文库)

ISBN 978-7-300-12249-6

I. ①广…

II. ①康…②姜…③张…

I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理论—中国—清代

IV. J292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6753 号

国学基本文库

广艺舟双楫 (外一种)

康有为 著

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

Guangyizhoushuangji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 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160mm×230mm 16 开本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张 8.25 插页 2

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94 000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出版说明

康有为(1858—1927)，又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又号明夷、更姓、西樵山人、游存叟、天游化人等，广东南海人，人称“康南海”。清光绪年间进士，官授工部主事。近代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和书法家。

康有为出身于仕宦家庭，其家乃广东望族，世代为儒，以理学传家。早孤，幼年受教于祖父。早年师从岭南大儒朱次琦，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，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，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途径。不久又放弃理学，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，在今文经学和西学的影响下，在思想、政治、学术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可贵探索，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一位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。他对国势日微甚感焦虑，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，请求变法图强，其中以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所组织的“公车上书”最为有名。他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《万国公报》，建立强学会，发行《强学报》，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。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运动。变法失败后，流亡国外。其后，他思想日趋保守，极力维护光绪皇帝这一皇权象征，力图通过君主立宪走上强国之路；与此同时，坚决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。

辛亥革命后，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，主编《不忍》杂志，宣扬尊孔，反对共和，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辟。后半生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，曾担任孔教会会长。1917年，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拥立溥仪复辟，不久即在时任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。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廷，与废帝溥仪关系甚密。1927年，康有为病逝于青岛。

康有为著述甚多，不少曾经在近代史上影响甚巨，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思想、政治、学术等发展演变的历史，具有重要价值。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体式，有着饱满的热情，大笔淋漓，汪洋恣肆，骈散不拘，开梁启超“新文体”之先路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留下了千余首辞采瑰丽、具有浓郁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作。其书法将碑体的圆笔、体势糅进行书，筋丰力满，酣畅淋漓，独具一格。其书论堪称晚清碑学中兴的里程碑，不仅对中国书坛有巨大的影响，而且被多次译为日文出版，对日本书法界影响深远。

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近千万字的《康有为全集》，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。不少读者反映，由于全集整套定价，购置不便，期待能够出版康有为著作的单行本。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，特选择若干康氏重要作品收入“国学基本文库”予以出版。暂定出版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大同书》、《日本变政考》、《俄彼得变政记》、《波兰分灭记》、《广艺舟双楫》、《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》、《万木草堂口说》、《长兴学记》、《桂学答问》和《南海师承记》。鉴于《俄彼得变政记》与《波兰分灭记》同系康有为进呈光绪皇帝的外国兴亡史著，将二书与《日本变政考》合为一集，称《日本变政考（外二种）》；《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》则体现了康有为的画学思想，将其与《广艺舟双楫》合为一集，称《广艺舟双楫（外一种）》；《长兴学记》、《桂学答问》与《南海师承记》系康氏讲学实录，与《万木草堂口说》结合可以更生动地揭示康氏治学风采，故将三书与《万木草堂口说》合为一集，称《万木草堂口说（外三种）》。

目 录

广艺舟双楫	(1)
自 叙	(3)
卷 一	(6)
卷 二	(24)
卷 三	(45)
卷 四	(57)
卷 五	(75)
卷 六	(88)
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	(103)

广艺舟双楫

【按】《广艺舟双楫》，一名《书镜》，是康有为的一部书法理论著作，康有为在书中自述其写作时间云：“作始于戊子（1888年）之腊，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，老树僵石，证我古墨焉。归欤于己丑（1889年）之腊，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之澹如楼，长松败柳，依我草《玄》焉。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论，光绪十五年也。”光绪十五年除夕，正当1890年1月20日。书成后，光绪辛卯（1891年）梓刻出版，至戊戌（1898年）八月，凡十八印，戊戌八月、庚子（1900年）正月，清廷两次下令毁板。辛亥革命后，是书又有广艺书局、万有文库本等刊行，并有名为《六朝书道论》的日译本问世。今据光绪十九年万木草堂原刊本校点。

自叙

可著圣道，可发王制，可洞人理，可穷物变，则刻镂其精，冥繅其形为之也。不劬于圣道、王制、人理、物变，魁儒勿道也。

康子戊己之际，旅京师，渊渊然忧，惛惛然思，俯揽万极，塞钝勿施，格绌于时，握发愁然，似人而非。厥友告之曰：大道藏于房，小技鸣于堂，高义伏于床，巧爨显于乡。标枝高则陨风，累石危则坠墙。东海之鳖不可入于井，龙伯之人不可钓于塘。汝负畏垒之材，取桀杙，取桐栌，安器汝？汝不自克，以程于穷，固宜哉！且汝为人太多，而为己太少，徇于外有，而不反于内虚，其亦闇于大道哉！夫道无小无大，无有有无。大者，小之殷也；小者，大之精也。螭螟之巢蚊睫，螭螟之睫，又有巢者；视虱如轮，轮之中，虱复傅缘焉。三尺之画，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；拳石之山，丘壑岩峦，窈深窅曲，螭螭蚋生。蛙螟之衣，蒙茸茂焉。一滴之水，容四大海，洲岛烟立，鱼龙波譟，出日没月。方丈之室，有百千亿狮子广座，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反汝虚室，游心微密。甚多国土，人民丰实，礼乐黼黻，草木茏郁。汝神禪其中，弟靡其侧，复何骛哉！盍黔汝志，勑汝心，息之以阴，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沉。山林之中，钟鼓陈焉；寂寞之野，时闻雷声。且无用者，又有用也。不龟手之药，既以治国矣，杀一物而甚安者，物物皆安焉。苏援一技而入微者，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。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，洗心藏密，冥神却扫；摊碑摘书，弄翰飞素。千碑百记，钩午是富。发先识之覆疑，窺后生之宦奥。是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莫也。

国朝多言金石，寡论书者，惟泾县包氏，瓠之扬之，今则孳之衍之，凡为二十七篇。篇名如左：

原书第一

尊碑第二

购碑第三

体变第四

分变第五

说分第六

本汉第七

传卫第八

宝南第九

备魏第十

取隋第十一

卑唐第十二

体系第十三

导源第十四

十家第十五

十六宗第十六

碑品第十七

碑评第十八

余论第十九

执笔第二十

缀法第二十一

学叙第二十二

述学第二十三

榜书第二十四

行草第二十五

干禄第二十六

论书绝句第二十七

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，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，老树僵石，证我古墨焉。归欤于己丑之腊，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澹如楼，长松败柳，侍我草《玄^①》焉。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，光绪十五年也。述书者，西樵山人康祖诒长素父也。

① “玄”，原作“元”，避康熙皇帝讳，今改回。

卷 一

原书第一

文字何以生也？生于人之智也。虎豹之强，龙凤之奇，不能造为文字，而人独能创之。何也？以其身峙立，首函清阳，不为血气之浊所熏，故智独灵也。凡物中倒植之身，横立之身，则必大愚，必无文字，以血气熏其首，故聪明弱也。凡地中之物，峙立之身，积之岁年，必有文字。不独中国有之，印度有之，欧洲有之，亚非利加洲之黑人、澳大利亚之土人，亦必有文字焉。秘鲁地裂，其下有古城，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，其文字如古虫篆，不可识别。故谓凡为峙立之身，曰人体者，必有文字也。以其智首出万物，自能制造，不能自己也。

文字之始，莫不生于象形。物有无形者，不能穷也，故以指事继之。理有凭虚，无事可指者，以会意尽之。若谐声、假借，其后起者也。转注，则刘歆创例，古者无之。仓、沮创造“科斗”、“虫篆”，文必不多，皆出象形，见于古籀者，不胜俚数。今小篆之日、月、山、川、水、火、艸、木、面、首、马、牛、象、鸟诸文，必仓颉之遗也。匪惟中国然，外国亦莫不然。近年，埃及国掘地，得三千年古文字，郭侍郎嵩焘使经其地，购得数十拓本，文字酷类中国“科斗”、“虫篆”，率皆象形。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。

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，则不独一创已也；其灵不能自己，则必数变焉。故由“虫篆”而变“籀”，由“籀”而变“秦分”，即小篆。由“秦分”而变“汉分”，自“汉分”而变“真书”，变“行”、“草”，皆人灵

不能自己也。

古文为刘歆伪造，杂采钟鼎为之。余有《新学伪经考》辨之已详。《水经注》称：临淄人有发齐胡公之铜棺，其前和隐起为文，惟三字古文，余同今书。子思称“今天下书同文”，盖今隶书，即《苍颉篇》中字。盖齐、鲁间文字，孔子用之，后学行焉，遂定于一。若钟鼎所采，自是春秋、战国时各国书体，故诡形奇制，与《仓颉篇》不同也。许慎《说文·叙》谓：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。今法、德、俄文字皆异，可以推古矣。但以之乱经，则非孔子文字，不能不辨；若论笔墨，则钟鼎虽伪，自不能废耳。

王愔叙百二十六种书体，于行草之外，备极殊诡。按：《佛本行经》云：尊者闍黎，教我何书？自下太子广为说书。或复梵天所说之书、今婆罗门书王有四十音是。佉卢虱叱书、隋言“驴唇”。富沙迦罗仙人说书、隋言“华果”。阿迦罗书、隋言“节分”。瞢迦罗书、隋言“吉祥”。邪寐尼书、隋言“大秦国书”。鸯瞿梨书、隋言“指言”。耶那尼迦书、隋言“驮书”。娑伽罗书、隋言“犂牛”。波罗婆尼书、隋言“树叶”。波流沙书、隋言“恶言”。父与书、毗多茶书、隋言“起尸”。陀毗茶国书、隋云“南天竺”。脂罗低书、隋言“形人”。度其差那婆多书、隋言“右旋”。优波伽书、隋言“严炽”。僧佉书、隋言“等计”。阿婆勿陀书、隋言“覆”。阿菟卢摩书、隋言“顺”。毗耶寐奢罗书、隋言“杂”。陀罗多书、乌场边山。西瞿耶尼书、须弥西。阿沙书、疏勒。支那国书、即此国也。摩那书、科斗。末荼义罗书、中字。毗多悉底书、尺。富数波书、华。提婆书、天。那罗书、龙。夜义书、乾闥婆书、天音声。阿修罗书、不饮酒。迦罗娄书、金翅鸟。紧那罗书、非人。摩睺罗伽书、天地。弥迦遮迦书、诸兽音。迦伽娄多书、鸟音。浮摩提婆书、地居天。安多梨义提婆书、虚空天。郁多罗拘卢书、须弥北。逋娄婆毗提诃书、须弥东。乌差婆书、举。臙差婆书、掷。娑伽罗书、海。跋闍罗书、金刚。梨伽波罗低梨伽书、往复。毗弃多书、食残。阿菟

浮多书、未曾有。奢婆多罗跋多书、如伏转。伽那那跋多书、等转。优差波跋多书、举转。尼差波跋多书、掷转。波陀梨佉书、上句。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、从二增上凶。耶婆陀轮多罗书、增上句已上。末荼婆晒尼书、中流。梨沙邪婆多波侈比多书、诸山苦行。陀罗尼卑义梨书、观地。伽伽那卑丽义尼书、观虚空。萨蒲沙地尼山陀书、一切药草因。沙罗僧伽何尼书、总览。萨婆韦多书。一切种音。《三藏记》云：先觉说有六十四种书，鹿轮转眼，神鬼八部，惟梵及佉楼为胜文。《酉阳杂俎》所考，有驴肩书、莲叶书、节分书、大秦书、驮乘书、犍牛书、树叶书、起尸书、右旋书、覆书、天书、龙书、鸟音书，凡六十四种。然则天竺古始，书体更繁，非独中土有“虫”、“籀”缪填之殊，芝英、倒薤之异。其制作纷纭，亦所谓人心之灵不能自己也。

《隋志》称婆罗门书，以十四字贯一切音，文省义广。盖天竺以声为字。《涅槃经》有二十五字母，《华严经》有四十字母，今《通志·七音略》所传天竺三十六字母，所变化各书，犹可见也。唐古忒之书，出于天竺。元世祖中统元年，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，母四十一，皆相关纽。则采唐古忒与天竺为之，亦迦卢之变相也。我朝达文成公，又采唐古忒、蒙古之字，变化而成国书。至乾隆时，于是制成清篆，亦以声而演形，并托音为字者。然印度之先，亦必以象形为字，未必能遽合声为字，其合声为字，必其后起也。辽太祖神册五年，增损隶书之半，制契丹大字。金太祖命完颜希尹依仿楷书，因契丹字，合本国语为国书。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荣演书，成十二卷，体类八分。此则本原于形，非自然而变者。本无精义自立，故国亡而书随之也。

欧洲通行之字，亦合声为之。英国字母二十六，法国二十五，俄、德又各殊，然其始亦非能合声为字也。其至古者，有阿拉伯文字，变为犹太文字焉；有叙利亚文字、巴比伦文字、埃及文字、希利尼文字，变

为拉丁文字焉；又变为今法、英通行之文字焉。此亦如中国籀、篆、分、隶、行、草之展转相变也。且彼又有篆分、正斜、大小草之异，亦其变之不能自己也。

夫变之道有二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己也，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。繁难者，人所共畏也；简易者，人所共喜也。去其所畏，导其所喜，握其权便，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，沛然下行，莫不从之矣。几席易为床榻，豆登易为盘碗，琴瑟易以箏琶，皆古今之变，于人便利。隶、草之变，而行之独久者，便易故也。钟表兴，则壶漏废，以钟表便人，能悬于身，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，而佩壶漏之累重也。轮舟行，则帆船废，以轮舟能速致，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，而乐帆船之迟钝也。故谓：变者，天也。

梁释僧祐曰：造书者三人：长曰梵书，右行；次佉楼，左行；少仓颉，下行。其说虽谬，然文字之制，欲资人之用耳，无中行、左、右行之分也。人圆读不便于手，倒读不便于目，则以中行为宜，横行亦可为用。人目本横，则横行收摄为多；目睛实圆，则以中行直下为顺。以此论之，中行为优也。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，安息即今波斯也。回回字右行，泰西之字左行，而中国之书中行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。然每字写形，必先左后右，数学书亦有横列者，则便于右手之故。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。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，为最愚下耳。

中国自有文字以来，皆以形为主，即假借、行草，亦形也，惟谐声略有声耳。故中国所重在形。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，即分篆、隶、行、草，亦声也，惟字母略有形耳。中国之字，无义不备，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；外国之字，无声不备，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。盖中国用目，外国贵耳，然声则地球皆同，义则风俗各异。致远之道，以声为便。然合音为字，其音不备，牵强为多，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。

天竺开国最先，创音为书亦最先，故戎蛮诸国，悉因之。《西域记》称跋禄迦国字源三十余，羯霜那国、健驮罗国有波尔尼仙作为字书，备有《千颂》。《颂》三十言，究极古今，总括文书。《八紘外史》及今四译馆所载淳泥、文莱、苏禄、暹罗、吕宋诸国书，皆合声为字，体皆右行，并本原于梵书。日本国书字母四十有七，用中国草书为偏旁，而以音贯之，亦梵之余裔也。

声学盛于印度，故佛典曰：我家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又以声闻为一乘，其操声为咒，能治奇鬼异兽，盖声音之精也。唐古忒、蒙古及泰西合声为字之学，莫不本于印度焉。泰西治教，皆出天竺，予别有论，此变之大者也。

综而论之，书学与治法，势变略同。周以前为一体势，汉为一体势，魏、晋至今为一体势，皆千数百年一变，后之必有变也，可以前事验之也。今用真楷，吾言真楷。

或曰：书自结绳以前，民用虽篆、草百变，立义皆同。由斯以谈，但取成形，令人可识，何事夸钟、卫，讲王、羊，经营点画之微，研悦笔札之丽，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中，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？应之曰：衣以掩体也，则裋褐足蔽，何事采章之观？食以果腹也，则糗藜足饫，何取珍羞之美？垣墙以蔽风雨，何以有雕粉之璀璨？舟车以越山海，何以有几组之陆离？诗以言志，何事律则欲谐？文以载道，胡为辞则欲巧？盖凡立一义，必有精粗；凡营一室，必有深浅。此天理之自然，匪人为之好事。杨子云曰：断木为棋，剡革为鞠，皆有法焉。而况书乎？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，亲定晋史，御撰之文，仅《羲之传论》，此亦艺林之美谈也。况兹《书谱》，讲自前修。吾既不为时用，其他非所宜言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因搜书论，略为引伸。儻子临池，或为识途之助；若告达识，则吾岂敢。

尊碑第二

晋人之书流传曰“帖”，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，故宋、元、明人之为帖学宜也。夫纸寿不过千年，流及国朝，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，即唐人钩本，已等凤毛矣。故今日所传诸帖，无论何家，无论何帖，大抵宋、明人重钩屡翻之本，名虽羲、献，面目全非，精神尤不待论。譬如子孙曾玄，虽出自某人，而体貌则迥别。国朝之帖学，荟萃于得天、石菴，然已远逊明人，况其他乎？流败既甚，师帖者绝不见工。物极必反，天理固然。道光之后，碑学中兴，盖事势推迁，不能自己也。

乾隆之世，已厌旧学。冬心、板桥，参用隶笔，然失则怪，此欲变而不知变者。汀洲精于八分，以其八分为真书，师仿《吊比干文》，瘦劲独绝。怀宁一老，实丁斯会，既以集篆、隶之大成，其隶、楷专法六朝之碑，古茂浑朴，实与汀洲分分、隶之治，而启碑法之门。开山作祖，允推二子。即论书法，视覃谿老人终身欧、虞，褊隘浅弱，何啻天壤邪！吾粤吴荷屋中丞，帖学名家，其书为吾粤冠，然窥其笔法，亦似得自《张黑女碑》。若怀宁，则得于《崔敬邕》也。

阮文达亦作旧体者，然其为《南北书派论》，深通此事，知帖学之大坏，碑学之当法，南北朝碑之可贵。此盖通人达识，能审时宜、辨轻重也。惜见碑犹少，未暇发抉，犹土鼓黄桴，椎轮大辂，仅能伐木开道，作之先声而已。

碑学之兴，乘帖学之坏，亦因金石之大盛也。乾、嘉之后，小学最盛，谈者莫不藉金石，以为考经证史之资。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，出土之碑亦盛。于是山岩屋壁、荒野穷郊，或拾从耕父之耨，或搜自官厨之石，洗濯而发其光采，摹拓以广其流传。若平津孙氏、侯官林氏、偃师武氏、青浦王氏，皆缉成巨帙，遍布海内。其余为《金石存》、《金石